

弥散 The Spread Mind

Why
Consciousness
and
the World
Are
One

一场意识本质的
认知之旅

一切都是物质的，
包括你的灵魂

Riccardo Manzotti

[意]里卡多·曼佐蒂 著
李恒威 武锐 译

The Spread Mind

Why
Consciousness
and
the World
Are
One

弥散的

心智

一场意识本质的 认知之旅

Riccardo Manzotti

[意]里卡多·曼佐蒂 著
李恒威 武锐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弥散的心智：一场意识本质的认知之旅 / (意) 里卡多·曼佐蒂著；李恒威、武锐译.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5

书名原文：The Spread Mind: Why Consciousness and the World Are One

ISBN 978-7-5596-2971-5

I. ①弥… II. ①里… ②李… ③武… III. ①意识论 IV. ①B016.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38567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9-0902号

© 2017 Riccardo Manzotti

First published by OR Books.

弥散的心智：一场意识本质的认知之旅

作者：(意) 里卡多·曼佐蒂

译者：李恒威 武锐

产品经理：张婧

责任编辑：郑晓斌 徐樟

特约编辑：金宛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5千字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9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971-5

定价：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010-57933435/64243832

导 言

在《弥散的心智》这本书中，我提出了一种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对传统的将显象 (appearance) 与实在 (reality)、体验 (experience) 与客体 (objects)、心智 (mind) 与自然 (nature) 割裂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我讨论和修正了一些关键概念，诸如存在 (existence)、体验、显象、意识 (consciousness)、表征 (representation)、关系 (relation)、因果作用 (causation)、同一性 (identity) 和现在 (the now)。我的想法很简单，即“意识体验不是内在的幽灵，而是我所意识到的客体本身”。我对一个苹果的体验就是苹果本身。这种想法也许有点出人意料。主体即客体，这怎么可能？我的见解是，物理客体与心智世界之间的分离缘于对“物理客体”这一概念的过分简单化。如果认识到构成我们生活的外在客体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对于我们的身体而存在的，那么我们就无须将我们的体验置于内在的心智领域。这样，我们的体验与我们身体周围的那些物理客体就是完全同一的。不过，客体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对存在的，因此它们像我们的体验一样弥散在空间和时间中——客体与体验，两者是同一的。

这个假设并非建立在“扶手椅”式的哲学思辨上，而是来自过去几十年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积累的大量数据。为了使弥散心智理论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观点，我将重新审视关于知觉 (perception)、错

觉 (illusions)、幻觉 (hallucinations) 和梦的实证证据 (empirical evidence)。我将说明，所有的心智体验都可以解释为知觉。

哲学家和科学家通常认为，人的体验与实在世界——至少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偶然的联系 (contingent link)：一个是物理实在，另一个是我们主观定性的不可靠的体验。而我将描绘一幅不同的图景，它也许会令人惊讶。我将表明体验与实在是同一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体验——故而还有意识——将与自然浑然一体。体验将不再是物理世界的附加物，而是它的一个子集——这就等同于有机体是物理世界的一个子集。本书会详细阐述这一观点，并将其扩展为一个关于意识和物理客体的原创且全面的理论，即“弥散心智理论”。

这一关键直觉——一个人对客体的体验就是其所体验的客体本身——提出了一种关于意识的新观点，即所有体验都是对物理客体的知觉。这本书从“自然就是存在着的一切”这个前提出发，认为如果自然是由客体构成的，那么体验也必须是由客体构成的。故而，明确地说明“弥散的心智”的前提有着双重目的。它既解释了体验是由什么构成的，又修正了物理世界中“客体”的概念。客体不再是被动的存在者 (entity)，而是主动的原因 (active cause)。

到目前为止，将体验还原为神经元及其神经脉冲的传递——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意识的物理基础——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有意识的心智，因为体验与脑一点都不相似。相比之下，我提出的解释与之截然不同：意识体验不是脑编造的异象，而是人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的物理世界的子集。这一子集不是由脑内部的神经放电构成的，而是由人的身体以外的物理客体构成的。意识是物理的，在人的身体之外。我们的心智是物理的，但也许讽刺的是，它既不是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们的脑（或它们的任何属性）。

这个观点也会让我们对“人 (person)”这一模糊的概念有新的认识。人并不是他们的身体。人是弥散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客体和事件的集合。更恰当地说，人是一个因果上相对于身体而存在的世界。身体是促使人所体验的客体在此时此地产生影响的代理者 (the proxy)。就此而言，人就像一块鹅卵石或一场雷雨，是世界的物理部分，只不过世界并不等同于个人的身体。

如果体验与物理客体是同一的，那么我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就可以解决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心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人不能观察到任何关系。关系不能被拍摄到，关系也不能被测量。关系——诸如意向性、语义学、表征——从未实际可见。关系是被假设出来的，以填充我们所珍爱的理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概念鸿沟，它不像星星、树木和电子那样有迹可循。在这一点上，弥散心智理论提出了一个激进的看法。世界上没有任何种类的关系，只有客体，一切事物都与自身同一。如果一个人对世界的体验就是人所体验的世界本身，那么就不需要任何难以实证的关系。在物理世界中，只需要一种关系，并且它确实是可以获得的，那就是同一性。一旦我们重新将自己放置在世界中，我们就不再需要任何桥接关系 (bridging relation) 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在那里了。

我所提出的观点并不需要特定的存在论支持，而是要瓦解那些根深蒂固的概念区分，将自然看作因果相关的客体的统一。一旦我们抛开显象与实在之间所谓的鸿沟，自然和体验将不再需要分开描述。“它们是什么”与“它们显现成什么”的传统分离就可以被搁置一边。我们的目标是要说明体验在物理世界中是什么、在哪里，即意识在自然中是什么、在哪里。显象与实在的对比就类似于左与右两个方向的对比，也就是说，它们是实用性的而非本质性的描述实在的方式。

好消息是，如果弥散心智理论有可取之处的话，它将会为一些现有

的经验实证发现提供新解释，神经科学领域许多令人困惑的数据就变得可以理解了。神经放电和神经结构将不再担负创造内在心智世界的责任；神经活动没有什么特殊性质；大脑不再是产生无法预测、无法解释之事的独特所在。神经科学将能够在更广阔背景下整合其发现，把意识的物理基础建立在脑产生的物理客体上，而不再需要寻找其神秘的心智属性。

如果非要我解释为什么意识在科学和哲学领域成了几乎毫无希望破解的谜题，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罪魁祸首一直是——而且仍然是——那些缺少经验证实的教条、偏见对被误解的经验实证证据进行的美化。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s），诸如梦和幻觉，已经改头换面，成了模态逻辑及其同类逻辑所支持的形而上学真理。由于体验与实在之间存在所谓的差别，哲学家和科学家就得出结论，“世界是什么”与“世界显现成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这样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要求我们对我们的体验和世界有独立的认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体验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声称体验看起来不像物理事物（无论是哪种物理事物）？为什么我们应该排除“体验与外在客体完全同一”这个更简单的假设呢？

此外，长时间地混淆“体验了什么”与“关于一个人体验了什么的认知”使事情变得更糟。就这一点而言，本书将只聚焦于“体验”，即“意识”这个问题。体验是否真如许多哲学家通常认为的那样独立于物理世界呢？事实上，笛卡儿的怀疑——我们的体验与物理实在之间可能没有任何联系——不是基于形而上学的直觉，而是基于17世纪已有的经验实证证据。因此，通过修正经验实证数据，我们就可以重新考虑意识与物理世界的分离。本书的一个目标是要说明，尽管我们会有错误的信念，但我们不可能错误地体验世界。我们所体验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因此，体验就像外在的石头一样，它不可能出错。它只能如此。石头就是石头。苹果就是苹果。苹果绝不是一个错误。同样地，如果体验与实在是完全同一的，那么体验永远不会是错误的。自然永远不会是错误的。我看到炎热的沙子，可能会把它误认为一池水，但我不可能错误地体验它。如果我看到红色，某物就一定是红色的。如果我看到一个红苹果，红苹果就一定存在。

通过瓦解显象与实在之间的对立，弥散心智理论在心智与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而一开始这种对立关系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假定体验是神经活动的产物。毕竟，红苹果与我们对它的体验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本着同样的精神，根据我们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物理客体的知觉，这种观点重塑了梦和幻觉的概念。日常生活与梦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实在中存在一个深不可测的裂隙的结果。

这本书的主要前提是，体验，因为是真实的，所以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是真实的。我的意识体验是真实的。因此，意识必然与其他事物一样融于自然。自然不是那种把我拒之门外的俱乐部。自然是物理世界的整体，无论什么样的存在都参与其中。知觉、梦和幻觉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鹅卵石、河流、暴风雨和星星一样。体验是内在的现象/心智世界里不可见的私密的公民——这个曾经流行的观点正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为什么所有的自然存在都可见而体验不可见？为什么体验被特殊化？如果人们普遍公认的观点认为体验不同于自然，它是私人的、定性的、相关的，那么这种观点就更糟糕。体验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它必定跟其他事物一样。体验必定融于自然，相对应地，自然必定包含体验。

如果体验是真实的，那么将会有一种与之同一的物理现象，就像，如果电流是真实的，电子就会存在于某处。有两个误导性的概念导致我们无法得出如此明显的观点：一方面是物理学的理想客体，另一方面是

哲学的“体验”概念。然而，弥散心智理论的核心观念认为，我体验的这个红苹果是我对这个红苹果的体验，即时空弥散客体。我认为这样一种客体已经包含所有的错误知觉。我将表明，错误知觉、梦、错觉、幻觉与知觉没有什么不同，从而，它们与日常客体也没有什么不同。通过实际的、标准的或正常的知觉，我将指出人们感知的事物就是存在的。

各种各样的论证，无论是经验实证的还是概念性的，都将直接针对显象与实在、心智事物与物理事物、体验与客体之间的差别。与长久以来的传统理念相比，这类论证的目的是要表明，梦和幻觉不是心智的东西，而是物理的、时空的、因果上主动的、相对的客体——无论如何，一定是客体。

支撑弥散心智理论的核心是存在的因果概念、针对棘手的表征问题的同一性理念，以及现在的因果概念。简要概括为：

- 所有体验都是知觉。
- 所有知觉与物理客体是同一的。
- 所有客体都是根据因果关系挑选出来的。
- 所有客体都是相对的且本质上是时间性的。
- 所有客体都是弥散的客体。

对那些习惯于精细区分概念的精明老练的学者而言，接下来的内容可能看起来过于简单。然而，如果我们尝试的是一种激进的变革，那么一定程度的粗糙是可接受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概念的重启，它能孵化一些足以经受证伪（falsification）检验的经验实证预测。这种尝试既是概念性的，也是经验实证的，并且将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以及心理学的已有经验实证证据较量。

自笛卡儿以来，显象与实在就被认为是有区别的。之后，依照康德的观点，世界是不可知的。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的发现让许多人相信我们所感知的是我们的脑编造出来的可靠的幻觉。潘菲尔德的一个继承者——英国生理学家大卫·马尔（David Marr）认为，人的心智获得的仅仅是外在世界的一个间接模型。许多现代神经学家认为，我们看到的是由神经机制产生的虚拟世界。在科学和哲学领域，大多数模型都与“人的心智总是落后世界一步”这一令人沮丧的信念一致。或者，这至少是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倾向于接受的一种暗淡的观点。尽管“心智与外在世界不同”这一流行的观点庇护着我们人类不至沉沦于物质，但这个观点也妨碍了我们与世界本质的亲密接触。心智从未进入或窥探过物理世界的圣殿。（物理世界）提供给我们有限认知能力的只有显象和阴影。尽管精神分析理论的解释可能会一再杜绝我们与世界发生实际关系，但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条不同的解释路径。与这些观点形成对比的是，我们的体验可能正是由我们体验的物理世界组成的。意识可能弥散于人的身体边界之外的世界。让我们看看是否已经到了拉下这部关于主体与客体、心智与世界、哲学与科学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戏剧帷幕的时刻。

导言 / I

1. 弥散的心智 / 1

我即周身之物。

——华莱士·史蒂文斯 (Wallace Stevens), 1971

2. 弥散的客体 / 33

伽利略：科学显得贫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本应如此繁盛。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1945

3. 体验的因果几何学 / 69

乘坐在驶往沙夫茨伯里大街的公共汽车上，她感到自己无处不在；不仅仅在“这里，这里，这里”（她拍着座位的靠背），而是无处不在。她挥舞着手，车行驶在沙夫茨伯里大街上。她这人就是这般模样。所以，要想了解她，或者要想了解任何一个人，你就必须找出那些成就他（她）的人，还有地方。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1923

4. 错觉 / 97

事实上，不存在感觉方面的错觉，只有解释方面的错误，即将感觉材料解读为不同于其自身的事物的记号。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948

5. 幻觉与梦 / 127

就讨论的中心观点而言，其替代观点的发明构成了经验实证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保罗·费耶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 1975

6. 客体和体验的大观园 / 155

书名……证明了将哈姆雷特王子、点、线、面、超立方体、一切表示类属的名词都囊括其中是合理的，也许还包括我们每个人以及神性。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1969

7. 弥散的现在 / 189

当音乐持续时，你就是音乐。

——T. S. 艾略特 (T. S. Eliot), 1941

8. 除了同一性，不会有其他关系 / 221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征一个事物，除了这个事物自身。

——埃德温·比塞尔·霍尔特 (Edwin Bissel Holt), 1914

9. 注视宇宙，你看到的是你自己 / 251

不符合现有范式的东西都难以捉摸。

——文森特·比洛克和邹鸿鹏, 2010

参考文献 / 261

1.

弥散的心智

我即周身之物。

——华莱士·史蒂文斯 (Wallace Stevens), 1971



对一个客体的意识体验就是这个客体本身。到目前为止，这个解决心身问题的方案是出人意料的、革命性的，但它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严肃对待。比如，当艾米莉注视桌上的红苹果时，她有意识的视觉体验的物理基础不过是在其脑和身体之外的桌上的那个红苹果。这个客体与艾米莉的脑一样是物理的。无论是实证证据还是已知的自然规律，都不能禁止我们将艾米莉的体验与桌子上的红苹果等同起来。苹果和神经元都是物理的。如果我们对一个多汁的红苹果的意识体验可以从神经放电中产生，那么它为什么不能从多汁的红苹果自身中产生呢？实际上，苹果本身比神经元更接近人对苹果的体验。注意：在本书中，我把体验、心智和意识当作同义词。

人对客体的体验就是人体验的客体，我将这一观点称为弥散心智理论^①，并且在本书中，我将探讨这种思考方式相较于传统观点的诸多优势。大致上，传统观点认为，人对世界的体验与人体验到的世界是不

^① 原注：我从2011年开始使用“弥散的心智”这个术语，这要归功于小说家蒂姆·帕克斯 (Tim Parks) 的友好建议。这一术语与克拉克和查默斯的“延展的心智” (Clark & Chalmers, 1998; Clark, 2008) 无关。令我懊恼的是，我早期的一些作品 (Manzotti, 2011a, 2011b, 2011c.) 并不能代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

同的；体验（即意识）如果不是神经活动本身，就是神经活动的属性。这种将体验定位在身体内部的想法导致了无数不可解的问题。体验如何能够接触和把握外在世界呢？现象属性如何与物理属性相匹配呢？意识与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弥散心智理论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解决了现象属性与物理属性相对立的问题——它直接认为两者是同一的。然而，接受这个理论并不容易。这将迫使科学家把脑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脑看作产生意识的器官，就像把胰腺看作分泌胰岛素的器官那样。哲学家必须摒弃分析性的区别和概念那一套精心平衡但不切实际的规划。最后，非专业人士必须摒弃对私密珍贵的内心世界的信仰。我们的体验不再停留于内部，不再停留于令人安心的、受庇护的、个人的心智领域。我们的体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这么说，我们被置于自己的皮肤之外。

好消息是神经科学将能够重新解释实证证据。学者将停止寻找与物理属性相对的心智属性。非专业人士也将得以从幽闭的内部神经世界中解脱。

正如传统观念所构想的，意识是不可见、不可测量、不可观察的。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心智留下的足迹，但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心智。有人见过心智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自己的心智！我见过客体，但我从未见过体验。实际上，有人见过体验吗？我不这样认为。在我们共同的世界观中，体验是不可见的。科学家们也从未观察到任何人的意识。他们观察其他事物，如人的行为或神经放电。我们在备受推崇的科学杂志上看到色彩鲜明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然而，这些并不是人的意识体验。传统观点所描述的体验，有哪个神经科学家真的观察过吗？从来没有。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记录了标准条件下与体验共同出现或相关的物理现象，比如，人的梭状回（fusiform

gyrus) 中的神经活动。^①正如哲学家蒂姆·克瑞恩 (Tim Crane) 在 2017 年所说的那样: “fMRI 技术并不能解决心一身问题; 如果它有什么作用的话, 它不过是让心一身问题明显地得到了缓解。”退一步来说, 直接证据的极度缺乏这一点就非常可疑。为什么体验会在自然秩序之外? 为寻找另一种可能, 我期待在自然界的某个地方找到体验, 就像找到电子、鹅卵石和鹦鹉一样。

事实上,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我们的体验与周围世界没有什么不同。^②实际上, 我们的体验是由客体、人、汽车、建筑物、树木、云彩、太阳和星星等组成的。在我们的生活中, 体验与这些事物没有区别, 比如, 我看到的天空中的太阳与我体验到的太阳没有区别。所有构成我生命的部分都是客体。一切都是物理的。相应地, 物理客体有一个因果作用, 而最终它们都是我们称为“现在”的一部分。那么, 在由客体构成的物理世界中, 与我的体验同一的事物是什么呢? 进一步而言, 我是什么呢? 我的物理的、时间的、空间的和因果的界限是什么呢? 我的体验开始于何时何地, 又结束于何时何地呢? 如果我只是我的脑, 我怎么能体验我身体之外的世界呢? 我怎么能体验一个不同于我身体的世界? 我真的在我的身体里吗?

对于这些问题, 弥散心智理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原创性的解决方案, 它概述了意识是什么和意识在哪里。比如, 它认为我对我面前这棵姿态优雅的柳树的体验与这棵柳树本身是同一的。如果这一观点有任何价值, 那就是它坚持认为人的意识不在脑内部, 而是与我们周围的客体同一。因此, 人的意识处于人的身体之外。我们就是我们周围的世界。

① 原注: 显著的实验结果 (如 Haynes, 2009; Tong & Pratte, 2012; Tong, 2003) 表明, 从神经记录中重现人的体验和心智内容是可能的。例如, 海恩斯 (Haynes) 和里斯 (Rees) 在 2006 年成功地将特定的脑活动与特定的视觉体验相匹配。更值得注意的是, 2011 年, 根据志愿者的脑活动, 西本 (Nishimoto) 成功地重构了他们对其进行反应的外部视觉刺激。然而, 这些技术并不是真正地读出了心智或视觉化了人的思想和体验。它们是基于重复的神经模式的统计预测。事实上, 它们与外部原因有很大关联。

② 原注: Brewer, 2011; Harman, 1990.

这一解决方案至少面临三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借助私人性和内在性，将显象与实在割裂开来。第二种反对意见是一系列基于错误知觉、错觉和幻觉的论证。第三种反对意见是过于简化的物理客体的概念。然而，我确信接下来的内容会解决所有这些担忧。从一开始，我想强调的是，弥散心智理论是一个关于意识的物理基础的实证假设，而不只是在概念上玩的花招。它是一个牢固的物理主义框架，旨在将意识置于物理世界之中。这样一个假设能够产生可证伪的预测。因此，弥散心智理论有资格成为一个关于意识本质的科学理论。

我将挑战体验与世界割裂这一观点。关于客体和体验的本质的错误信念，正是这种裂隙形成的基础，而这些错误信念使我们对意识的本质从未获得清晰的理解。概念之间的区分只有在它们能成功澄清时才是有效的。否则，它们必须受到质疑。我会表明，无论何时物理客体（比如我们喜欢的红苹果）似乎都与人的体验不匹配，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物理客体实际上就在那里（there）。当然，这一步需要我们对“那里”这个概念当前的狭隘理解进行修正。“那里”将包含一个时空上延伸的世界，即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旦正确构想出“那里”的概念，我们就可以推进激进的一步，即人的体验不是脑内部的神经突，而是外在的客体。^①

值得一提的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与一个朋友的一段对话。根据哲学界的传闻，维特根斯坦曾问他的一个朋友：“为什么人们总是说人类会很自然地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而不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动呢？”他的朋友回答说：“嗯，很明显，因为看起来就像太阳绕着地球转。”维特根斯坦反问道：“好吧，那什么样子才是看起来就像地球在绕着太阳转动呢？”同样，如果一个怀疑论者认为，把人的体验放到外在客体中是违反直觉的，那么我可能会回答：“嗯，那

① 原注：在这本书中，“内部”和“外部”没有形而上学的含义。它们的意思是身体内部或身体外部，在特定的情况下，指脑内部或脑外部。比如：神经放电是（脑）内部的，而桌子上的红苹果是（身体）外部的。二者混合的情况，如内脏痛（visceral pain）则暂不考虑。